

《陶渊明经纬》自序



蒋达生寻党记

1948年9月下旬，蒋达生在杭州浙江医院实习。一天傍晚，徐叔乐到医院找他，告诉他：“这里很危险，组织上让我通知你立即转移。”当时，蒋达生已参加浙江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社，徐叔乐在学校里比他低一届，他们是单线联系的。

当夜11点正有一班快车，他们约好10点整在医院门口会合。徐叔乐走后，蒋达生便收拾行李，烧掉该烧的东西，然后悄悄地提着铺盖、箱子，走出医院边门。徐叔乐坐在医院门口点心店里，见蒋达生出来，忙招呼黄包车。

在车上，徐叔乐告诉蒋达生，他们先去上海，到那里会有人来接头，再过江到苏北去。在上海，他们住在黄浦区警察分局里。徐叔乐的姐夫在分局当一个普通职员。

一天，徐叔乐告诉他，今天组织上派人来联系，告知长江边上的一户交通站不幸被敌人破坏了，如要等再接上线，说不准等到什么时候。

蒋达生决定，去和在上海实习的几位女同学商量。他到了市立第六医院，凑巧得很，几位女同学都在，更令人惊喜的是杭州先他“失踪”的曹蝶芬也在。在逃亡中不期而遇，他们的心格外激动。从她们口里得知，茅静芳已去浙南乐清参加游击队了。她们问蒋达生说：“你也去那里，怎样？”蒋达生觉得有些为难，因为组织帮他逃离虎口，是想护送他北上，而不是南下的。最后大家商量决定，先由她们写信给茅静芳联系再说。通信地址是浙江乐清县芙蓉乡，收信人是茅引（茅静芳的化名）。

没过几天，徐叔乐转告他，组织上同意他去浙南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决定分手。徐叔乐继续在上海等待机会北上，蒋达生即日动身南下。

蒋达生把这个决定告诉上海女同学，因为给茅静芳的信寄出没多久，要等她回信是来不及了。但当下就动身，到乐清县芙蓉乡怎么走谁也不知道。正在犯难，蒋达生忽然想起低一届的同学徐顺范曾经说过，他家就在浙南括苍游击队控制的地区，何不去找他呢？于是蒋达生决定乘夜车潜回杭州。

徐顺范因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，仍留在杭州，在竹竿巷小学教书作为掩护，继续搞学生运动。这天夜里，蒋达生抵达杭州后，叩响了徐顺范寝室的门。徐顺范高兴地说：“我家就在乐清县大荆镇附近的大园村，离芙蓉乡只有30多里。我给你带去一封信，你就住在我家，包你能找到茅静芳！”并告诉蒋达生如何走及他家庭的情况。当夜，蒋达生就在徐顺范寝室里小睡片刻，徐顺范按约定时间叫醒他，趁天未亮乘火车返回上海。

10月下旬，在一个寒冷、阴沉的傍晚，徐叔乐把蒋达生送上去海门（今椒江区）的轮船，转交组织上给他的路费，并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已经掉光毛的旧呢子大衣给他披

上。

经过一日两夜海浪的颠簸，第三天早上船抵海门。由此转内港轮北行到蒋达生的家乡台州，再乘舢舨南行去大荆大园，都是一天路程。傍晚，蒋达生到达大园徐顺范家。他递交顺范的家信，并编造了个拙劣的谎言，说是同学茅引在芙蓉乡开设诊所，他是来与她合伙的。徐家人互相交换了一下惊讶的目光，说：“芙蓉离这里不远，不曾听说有个上海来的女医师在那里行医，会不会不在那里？”他们叫蒋达生先安心住下，他们去芙蓉乡打听打听。

过了几天，顺范二哥告诉蒋达生：“没有找到你那位芙蓉乡同学，我看在‘山上’。”他介绍蒋达生去芙蓉乡，住在他的一位女友家，说她可以设法为蒋达生取得联系。第二天，蒋达生便带上顺范二哥的介绍信去芙蓉乡找他的女友。那位女友住在街上高墙耸立的酱园里，房屋里的摆设相当阔气。主人是个中年妇女，她看了顺范二哥的介绍信似乎有些尴尬，迟疑了好一会，然后安置蒋达生休息。她向蒋达生介绍了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，说是她的弟弟，并说自己有事，由他接待。主人离开后，她弟弟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她（指茅静芳）不会在芙蓉乡，一定在山上游击队里。”接着告诉蒋达生联系方法，即写封简单的信，由他拿去放在邮政代办所的邮箱前面，“山上”不久会有人来取的。蒋达生一一照办，在信中约定次日上午8时前来酱园接他。不多久，女主人的弟弟来说：“邮箱前的信不见了，一定是‘山上’来人取走了”。次日清早，过了约定好的8时，还不见有人来，蒋达生怕出事，就返回了大园。

从芙蓉回来后，顺范二哥得知蒋达生此行的情况，安慰他安心等待，相信“山上”得信后会找到这里来的。又过了两天，晚饭后，顺范二哥和他父亲神秘地告诉蒋达生：“今夜有几个同志将上山，说好了让你跟他们去。”蒋达生把行李全留下，只带上一个包袱。顺范父亲拿来一把手枪，交代蒋达生转交给邱清华，作为自己的礼物。于是，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、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的夜里，蒋达生跟着两名地下党员踏上了“上山”的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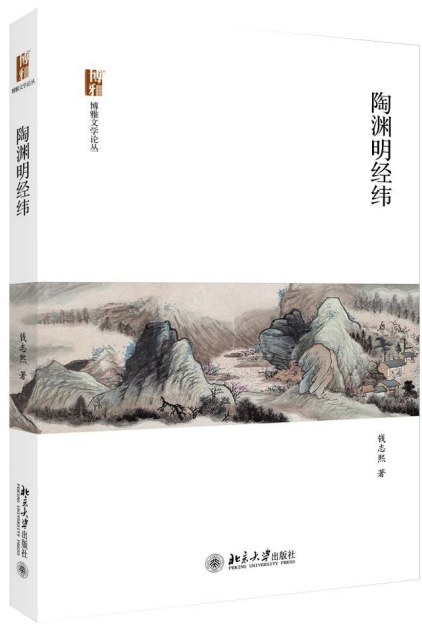
每经过一个村庄，村民与地下党员都亲热地互相招呼，对身后这位戴着眼镜、衣服尚湿的陌生青年，也都投以善意的目光和笑容。蒋达生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走了一天两夜，蒋达生终于到达上马石括苍支队队部临时驻地。括苍中心县委书记兼括苍支队政委邱清华还在灯下工作，看见蒋达生到来，忙起身高兴地过来握手说：“是达生同志吗？这里正需要你！”激动的泪水顿时从蒋达生的眼里夺眶而出，几经周折，他终于寻到了日夜思念的党组织！

（本文根据蒋达生1987年6月据回忆所作的《寻党记》整理而成。）

诗会后游西湖（廿首选十）

■金元宝（亦庐）

- 一 杭州自古称诗国， 胜会江南解爱才。 我亦吟怀也潇洒， 武林门外踏花来。
- 二 绛纱消退玉栏杆， 艾雨蒲风怯薄寒。 痴心捧上画船看。
- 三 闻莺堤上解人颐， 折柳那堪写艳词。 应是征涂添别恨， 依依树下说相思。
- 四 云栖竹径千重翠， 宝石流霞酌晚风。 开辟名湖新十景， 一林香雾调难工。
- 五 九百年前苏太守， 为民造福筑长堤。 如今争说杭城美， 士女行歌一望齐。
- 六 当年小小风波盛， 肯买波心一叶舟。 韵事曾谁还记得， 无端着笔写温柔。
- 七 南高峰对北高峰， 湖上峰峦各不同。 却道飞来峰最好， 夕阳映照满山红。
- 八 夏凉无雪亦无梅， 处士孤山鹤啄苔。 可有黄鹂供诗思， 藕花深浅自徘徊。
- 九 袁枚曾在钱塘住， 携女来游西子湖。 骚客文人俱往矣， 六桥月色已平铺。
- 十 西泠桥畔拟停车， 驻足琼楼卖酒家。 我买纪游诗百首， 湖山胜景一何赊。



别有新意的看法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一定要回归古人，然后再运用现代的美学与艺术分析的方法。不但在陶渊明研究方面，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方面，这都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。所以，本书的“外篇”中“宋代诗人对陶诗艺术的阐述与接受”一节，着重于介绍宋代诗人对陶诗艺术的分析，他们在自然的宗旨下对陶诗艺术所做的辩证分析，我认为迄今为止仍代表陶诗美学研究的高度。同样，我认为宋人对陶渊明的实证研究，也直接引出现代意义的陶学，但在实践中再现陶诗艺术上的成功，恐怕仍得让唐代诗人居其首功。



种哲学的逻辑。他是用生命本身、生活本身来思辨的人。其实我说的陶渊明的“认真”，就是这样一些意思。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很真，把当时流行的这种自然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也看得很真，才会发生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的名士文化、华丽风格的格格不入。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排斥那种文化，他只是思辨地接受了那种文化，无疑是提高了它的精神。所以，到了最后，我们又觉得他才是魏晋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。这里面的否定之否定，真是不易说清的逻辑。

“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渊明是晋人”（元好问），陶渊明经常希望自己从那个时代超越出来，升到三代以前的羲皇之世，但运用我们今天用得有些庸俗了的辩证法来看，难道这不正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精神向往？每到此时，我又觉得所谓学术研究，就像是开凿混沌。但混沌难清，往往刚一清晰了，又会回到混沌状态。

虽然我自问不是陶渊明研究的专家，但本书却努力以“专学之学”的研究方式来探讨陶渊明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我自己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研究时，关注的主要是作家与作品，时尚没有能力提出有关文学史的整体性的、长时段的眼光。进入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以后，就更多转向断代的研究方式，相关专著与论文，也多着眼于断代、通代的，并且以问题为主。近年来的一些研究，又多集中在单个作家及作品方面。二是《陶渊明传》的撰写，让我不得不对他做比较全面的阐述，尤其是不能不以考证事实为基本出发点。《陶渊明传》基本上体现了我对陶渊明人生与艺术的理解，在实证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。但受传记体例的限制，尤其是受自己在陶学方面“学程”的限制，此书在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方面，都留下了很多空间，当然也是很多不足。所以，这本《陶渊明经纬》，我个人觉得是《陶渊明传》的续篇。但两书之间，还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的。

至于本书所设计的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方面，我觉得考据虽难，但深入调查史料总能提出一些看法，甚至能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纠纷的问题。义理的深度虽然不可底及，但经过覃思，也能触及一些本质。最难的反而是自以为较有能力的辞章研究，很难提出特

天下为公 ——读王十朋《唐尧》随笔

其中《五帝纪》记载“昔尧德衰，为舜所囚也。舜囚尧于平阳，取之帝位。舜放尧于平阳”。虽然该书来历存疑，之后又曾经散佚，但无疑成功引燃了后世的疑古之火。一些学者提出尧舜禅让实际上就是篡夺，被后世披上了神圣的外衣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“古史辨”派更是彻底否认尧的存在及禅让这段历史。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在《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》一文中提出“禅让说是直接从尚贤主义里产生出来的，倘使没有墨家的尚贤思想，就决不会有禅让的传说”。当代史学研究认为尧未必实有其人，但传说是历史的影子，他的本体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，考古学研究认为尧的时代相当于山西陶寺文化的早期。至于禅让，从世界范围看，欧亚多地都曾存在不同形式的原始民主制，禅让很可能是中国“原始公社时期的族族传承的反映”，或者“部落联盟议会的情况”“军事民主主义时期的现象”等。如果没有原始民主制的历史事实，很难想象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禅让的传说，“篡夺”之说是以后世的假禅让倒推古人、厚诬前贤。

二是尧为什么禅让？《尧典》中尧说丹朱言论悖谬，又好争辩。《史记》中尧说丹朱既愚蠢又凶狠，把天下交给舜则天下得利而丹朱受害，把天下交给丹朱则丹朱得利而天下受害，“终不以天下之病而丹朱得其利”。黄宗羲《原君》一文则从人性的角度加以解释。他认为远古的先民也都是自私自利的，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私却无人兴办它，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。有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，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；不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，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。这个人的辛勤劳苦，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。拿出千万倍的辛勤劳苦，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，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。所以远古的君主之位远不同于后世帝王眼中的丰厚产业，许由、务光“量而不欲入”，尧舜“入而又去之”，禹“初不欲入而不得去”。无论哪种说法，都认为尧没有从帝位中得到私利。

三是禅让有没有得到后世的响应？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禹的帝位怎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？《史记》解释说禹把帝位授予部下益，但益辅佐禹的资历浅，诸侯都离开益而去朝拜启。《竹书记年》却直书“益干启位，启杀之”。此后自王莽的新朝起，历经汉魏、魏晋、南北朝和隋唐五代

■钱志熙

陶渊明研究虽然不能与鲁迅研究、《红楼梦》研究相比，甚至很可能也不能与杜甫研究相比，成果也谈不上汗牛充栋，但还是聊备沉潜。

据多年致力于陶学史的吴云先生统计，从1978年到20世纪末，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1300余篇、专著44部。当然据吴先生说这是百年陶学四个阶段中最为繁荣的时期。（吴云《百年陶学史》）我于1990年在《求索》杂志上发表了《矛盾与和谐——陶渊明诗歌中的一重关系》的论文，初步形成自己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的一些基本看法，此后在多部有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专著中继续展开对陶渊明的论述，并发表了专题论文，应中华书局之请撰写并出版《陶渊明传》，但自问仍然不能算是陶渊明研究专家。我的陶渊明研究，可能也包括我的黄庭坚研究、李白研究等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研究者，尤其是不同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的地方，也许在于通的一方面。当然我也不能自诩为通家。其实，不是专家，算不算通家，并不重要，也没有标准。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于陶渊明的服膺者，或者说是学习者。我服膺过不少古人，尤其是苏轼、黄庭坚两家。但是苏、黄的那种游戏于万类，甚至可以说带有天才机智，是我很缺乏的精神气质。所以，我每觉与陶公最亲。

吴云先生曾用“骨鲠处世”来概括陶渊明，这或许有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在内，我觉得或许陶渊明真的可称“骨鲠”，尽管这劲头与人们心目中魏晋名士陶渊明相处甚远。如果人们真的认识到他的“骨鲠”，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他了。

我自己每谈陶渊明，或在讲座，或在课堂，常忍不住说：陶渊明是很认真的人，陶渊明的特点就在践履实行。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。也许吴云先生说的“骨鲠”，我说的“认真”，都不是对陶渊明最合适的概括。当然，我们都不否认人们一向强调的陶渊明的自然、平淡，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简傲风流。但是即使在哪些方面，比如“自然”这样一种观念上，陶渊明也是十分认真的。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，并且是极具思辨力量的人，只不过他的思辨不像嵇康那样表现出一

■王炳伟

诗句：

仁德如天帝业隆， 四凶不去付重瞳。 当时黄屋如传子， 千古那知避逸风。

浅谈：

王十朋此诗赞扬尧具有仁德，帝业兴隆，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正妻所生的长子丹朱，而是传给驱逐“四凶”、眼为重瞳的舜，开启了揖让之风。

尧最早见于《尚书·尧典》，司马迁据此撰写了《五帝本纪》中的尧纪。传说尧是五帝的第四位，国号陶唐。按照《史记》提供的谱系，尧和舜都是黄帝的子孙。黄帝共二十五子，其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继黄帝之后称帝颛顼，但之后黄帝另一子玄囂的孙子高辛称帝啻，帝啻传位给儿子帝挚，但帝挚“不善”，弟放勋继兄称帝尧，系黄帝的玄孙。舜则是颛顼子穷蝉的来孙，系黄帝的七世孙。

传说尧在帝位七十年的时候，问四岳即四方的诸侯之谁谁能接班，四岳都说自己品德不够。尧又要求他们推荐贵族及偏远地方的隐者，四岳众口一词推荐了三十岁的庶人舜。尧先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（传说叫娥皇和女英，合称湘妃）嫁给舜，看看他能否在家庭里做表率，舜打发她们回老家侍奉公婆。尧很满意，又让舜制定五典以教化百姓，深入考查和管理百官，主管外交接待四方使臣，巡视和考察山川地理，二十年里舜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，尧“荐之于天”。二十八年后尧去世，舜在守丧三年后还是想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，但在天下归心的形势下最终登上天子之位。后来舜年老的时候也把帝位传给了禹。

从帝啻到帝尧，帝位在父子或兄弟之间传承，但尧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丹朱，而是放眼天下选择接班人，最终将帝位传给祖上至自身六代“皆微为庶人”的舜。这种高风亮节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典范。尤其是孔子以来，历代儒家都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。孔子感叹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，《礼记·礼运》篇赞美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的“大道”，孟子自称“非尧舜之道，不敢陈于王前”，司马迁讴歌“唐尧逊位，虞舜不台，厥美帝功，万世载之”……

但在众多的赞美声中，还是存在杂音和质疑，争论主要集中在3个问题上。

一是尧舜禅让是否属实？西晋时期，据说盗自战国古墓的《竹书记年》出土，